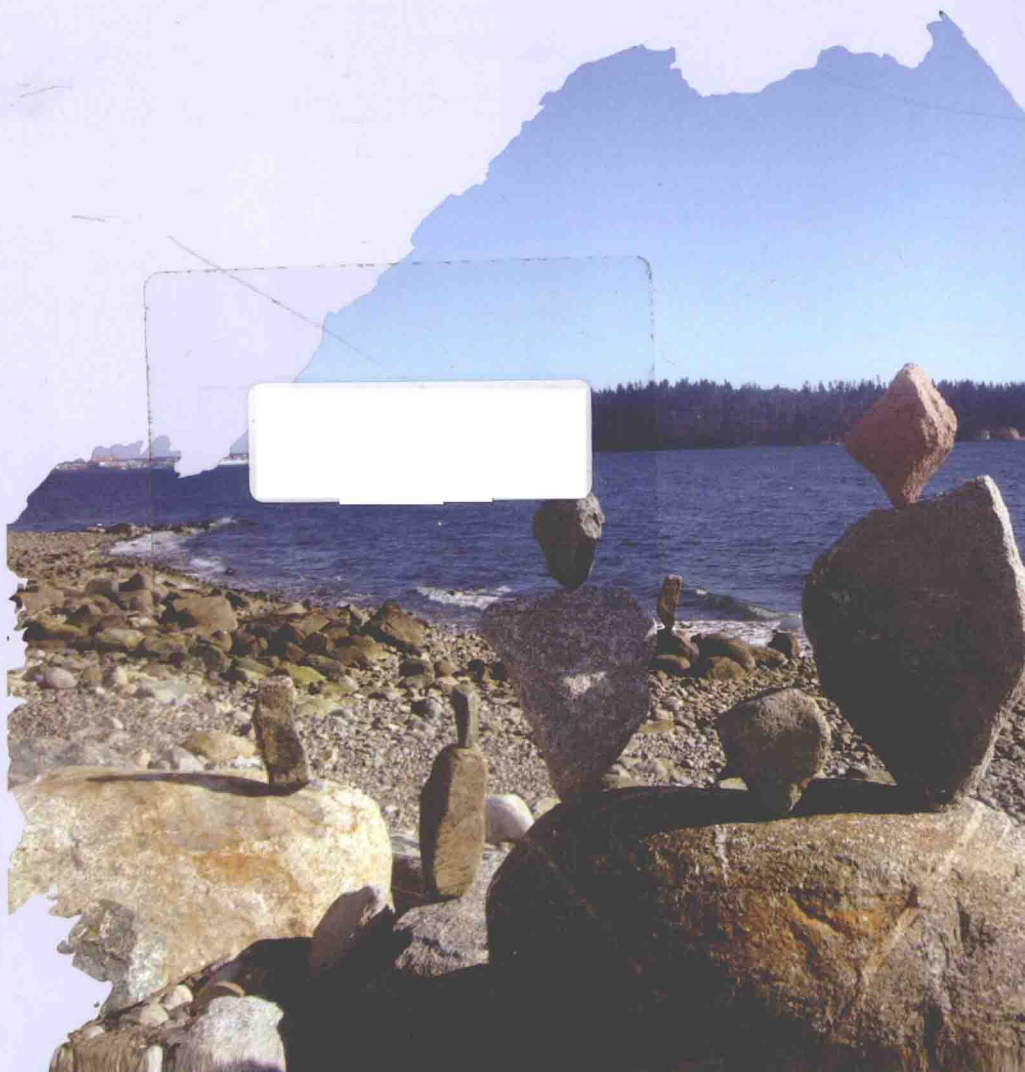


海外 印记

王平洲
著

缅怀那段援坦医疗队往事
细说那个你不知道的船上王国
领悟异国文化风情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人生的历练,感情的沉淀。谨以此书献给我关爱的家人和朋友,愿他们品味。

This is due to my lifetime experience and profound affection accretion. I hereby dedicate this book to my beloved family and friends for their delibe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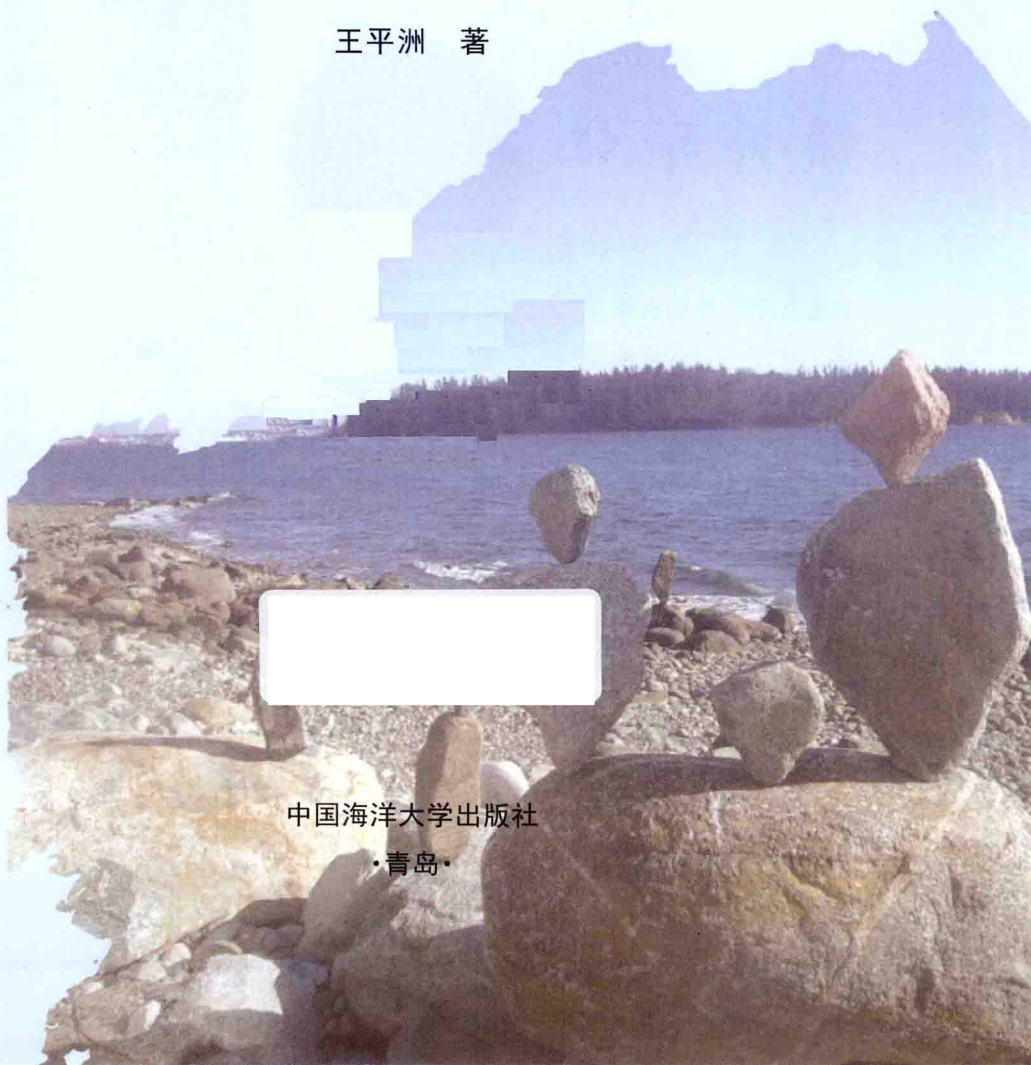
海外印记

The Impressions Left on Me Overseas

王平洲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青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印记 / 王平洲著.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670-0876-2

I. ①海… II. ①王… III. ①游记—国外 IV.
①K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3381 号

海外印记

The Impressions Left on Me Overseas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1079285664@qq.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传真)

责任编辑 孟显丽

电 话 0532-85901092

印 制 青岛海蓝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 × 240 mm

印 张 14.75

字 数 211 千

定 价 36.00 元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国对我来说那是做梦，特别是去西方国家，那是连梦都不敢做。但那时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交好，经常要去履行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我这才于 80 年代初不但走出了国门，而且飞出亚洲走进了非洲，去坦桑尼亚为中国医疗队做了两年的英语翻译。两年工作期间的酸甜苦辣自不必说，单就两次自驾车出游的涉险和奇遇也让我刻骨铭心，始终想留下一字片语来追忆那奇异的亲历和深厚的中坦友谊。

1987 年，我从烟台师范学院调到青岛远洋船员学院改行教了航海英语。在世纪之交我乘远洋货轮上船实习了三个月，做了一次渡太平洋、穿巴拿马、闯加勒比、过密西西比的美国之航。三个月的海上航行经过和陆上亲历，光航海日志我就记了足足三大本，总觉得不将其整理出来实在是可惜。

这便是出版《海外印记》的初衷。

后来，随着国人出国大潮的兴起，我又陆续出游了几个国家，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1998 年我做了一次泰国游。到泰国，我就感到很多事“不可思议”。有些女人去红灯区闯生活，而有的男人竟变人妖也招摇过市做职业；泰国小孩不准摸其头，说摸了是不敬、是晦气，而咱中国人是亲那个孩子才摸他的头呢。还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湄公河的河水那么浑浊，但恰恰那种河水洗出了泰国美女。

我去过越南两次。第一次是随摄影团经陆路走当年的胡志明小道。那路是又弯又窄，让那个越南司机晃得晕了车。第二次走水路，说去那里过春节。结果，除夕夜差点连饭都没得吃，因为人家饭店都打烊过自己的春节了。印象中，越南村庄的最好建筑物是学校，重视孩子教育的民族就必有前途！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越南人十分爱惜钱币，从不把钱皱褶。有此良好的习惯也十分难得！一导游当着我的面吹捧说：你们中国现在比美国都厉害！我也直言不讳：中国比美国还至少差 20 年，而你们比我们中国也至少要差 20 年。那可能是 2001 年那次说的。

2004 年去日本。我看到，日本虽然国小房屋也小，国土开发的程度却不小。城市自不必说，连马路的角角落落都修整得齐齐整整，几乎没有个死角；在那儿四五天，想听一声汽车喇叭声都听不到；垃圾车干净得根本不相信那是运垃圾的。农村反倒比城市更洁净，那幢幢富于特色的农房不亚于城市的楼宇。可这样精明的一个民族，有小部分政客怎么就长期和中国过意不去？从倭寇到日本鬼子，在中国人心里留下长长的伤疤！难道他们就具有两面性？外表点头哈腰，内里居心叵测？难道就嫌自己国土太小，非要觊觎中国辽阔大地？尽管 1937 年南京大屠杀时据说广岛不少人在彻夜狂欢，然而看了广岛被原子弹轰炸的惨相也不由得同情他们。但就在我们参观现场的那天，不远处一帮日本小学生在嗷嗷喊口号。那气势和呼喊的语气，使我在那里想了很久很久。

古语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我这一生万卷书没读得够数，可万里路走得只多不少。光是中学六年走读就不下万里，那算是求学励志。另一种是去海外工作、船上实习及出国探亲旅游的万里行。这的确让人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但有时也会眼花缭乱。去海外开眼界太宽，光看到外国的长处就容易“崇洋媚外”而“自弃”；开得太窄，光看人家的不足就会“夜郎自大”而“自闭”。

2008 年去英国，就想把 20 世纪 60 年代生吞活剥的那些英文词儿和文学作品中读到的那些人和事儿具体化、形象化。无论是在泰晤士河畔，还是在苏格兰大地，还是在莎士比亚故居，都能引起文字的拾遗和文化的追

思。看到这老牌帝国厚重的文化积淀，不禁感慨，难道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还不能与之比及？！但当看到大英博物馆里摆放的从我们中国窃取的文物，又不禁对他们曾经的侵略行为所不齿！

记得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我听他英文祝酒词里有这么一句：“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 great peopl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 great people!”当时认为：我们中国人民因为勤劳勇敢，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民族。你们美国人凭什么也自称为伟大民族？在我航行去美国的船上、在船抵达美国的码头和岸上，看到不管是亚裔的、非洲裔的还是白人美国人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才佩服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民族。还有第一次去美国西雅图，住的那家不像样旅馆、看的那脏乱旧街道、吃的那不合胃口饮食，差一点勾不起我再去美国的兴趣。但第二次去洛杉矶和旧金山后才去除了我的一些偏见，觉得美国之所以在世界有话语权，还是因为它经济底子厚实。

去北欧四国，觉得这些老牌欧洲国家的高度科学发展和精神文明都有其历史渊源。但它们都国小人口少，人均收入多，福利待遇高，我们暂时无法仿效和比肩。

有两个国家特让我感兴趣：一个是古巴，另一个是俄罗斯。之所以对这两个国家感兴趣，主要是它们与欧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古巴这个国家虽小，却曾几何时几乎引动核大战按钮而掀起世界最大风波。1960年代，“Cuba, yes! Yankees, no!”（“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响彻中国大地。有幸去此国度一游，终于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原来它既具有天然风情的本土美，又具有丰厚历史遗产传承的西方美。我希望大家都能去古巴看看，那是个非常值得一看的国度！

俄罗斯，这个地球上地域最为广袤的国家，有着辉煌过去，也一直有不甘落后的现在和未来。我们这一代曾穿过苏联衣、哼过苏联曲、着过苏联迷（迷过苏联小说和电影）的人都留有一个苏联情结，俄罗斯人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去了就会得到满足。

有了这几层不同的游历，使我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有了对比。西方的工业化历时上百年，我们的伟大复兴只不过才几十年。中国当今的每一

项大手笔，令国人为自己的快速崛起而自豪，引起世界瞩目。于是更想启封延续 30 多年的“管见拙识”，编个集子，既可了却自己的心愿，又可分享给亲友或以飧读者。

写此书时，幸亏有大量照片帮助回忆，但 90 年代以前的都是底片冲洗的，只好扫描翻拍下来，效果欠佳。即使以后有了电子版的，也因个人摄影技术欠佳，效果一般化。希谅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一直得到知名作家、我的挚友张捷世老弟的指导和校正，并不惜挥毫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特表衷心的感谢。对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垂青出版，谨致谢忱。

壹 坦桑尼亚两年记 / The Two Years in Tanzania 001



贰 美国之航 / The Voyage I Made to America 037



叁 英国之游 / The Travel to Britain 101



肆 加拿大探亲 /
My Visit to Canada

123



伍 古巴阳光之旅 /
A Sunny Trip to Cuba

153



陆 美国三次行 /
The Three Trips to America

163



柒 俄罗斯北欧一行 /
A Long Tour to Russia and Northern Europe

199



壹

坦桑尼亚两年记

1980年8月至1982年8月，我在坦桑尼亚给中国援坦医疗队做翻译两年。两年的工作经历，我无法忘记；两年的异国他乡酸甜苦辣经历，我不记下来后人无从得知。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出国门，是一段值得一提的不凡阅历……

中国是从1968年开始向坦桑尼亚派遣医疗队的，当时正值坦桑尼亚疾病肆虐，医护人员和医药器材都十分匮乏。医疗队员最初的规模达83人，每两年轮换一次。1970年第一批去轮换的翻译中有4人是当时烟台师专（现称鲁东大学）的英语教师。1980年这批轮换的有40多人，我是从烟台师专应急召去作替换的。中国援坦医疗队实是山东医疗队，因为医务人员大都来自山东各地医院，翻译也多是调自山东各院校的英语教师。我去前的十多年，我们的医疗工作是从药品到器材、从吃住到服务一律无偿援助的。刚巧从1980年这一批，无偿变有偿，坦桑尼亚政府支付伙食费和一定的服务费，出国人员的待遇提高了。但这并非是我这次出国的动机，其实我是到了坦桑尼亚以后才获知这一变化的。之前听出过国的同事所说的，都是这份差事很艰苦：来回要坐船在海上漂泊半个月，晕船吐得一塌糊涂；生活差工作苦，还要下乡巡回与当地人“三同”共甘苦；出国时间长，想家滋味难受。但那是讲奉献至上的年月，“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支持亚非拉是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再艰苦也要去。

飞出国门

1980年这批出国人员名单早在春天就定好了，只因其中一个翻译是



烟台卫生检疫所的，经考察并非英语科班而只认识几个卫生检疫英语单词，山东卫生厅才紧急到烟台师专求助。由于我曾错失三次出国机会：1975年山东莱西南墅石墨厂赴斯里兰卡考察项目因撤销而未果、1976年转派去坦桑尼亚和1978年去尼泊尔都因家庭负担过重而未去。这次被党组织推为首选，限令在三天内作决定。我当时还未给毕业班出完考试题，便急忙从烟台回青岛老

家与父母辞行，老父亲连“出国”还是“出阁”还没听清楚，又转道将刚回

到即墨的岳母请到烟台。什么都没准备好就轻装简行急匆匆搬家舍业赶往济南。即便如此,人家都已经在济南珍珠泉礼堂开始培训好几天了。每批医疗队员在出国前都须先集训一个月,医生主要是进行斯语培训,因为尽管英语也是坦桑尼亚的通用语言,但普通老百姓讲的是本地语言——斯瓦希里语。对翻译来说,还要准备医学英语。英语教师也就知道几个普通的英语病名和药名,要做医学专职翻译那是远远不够的。

其他翻译3个月前就着手准备了,而我的所有准备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在置了装(公派出国人员统一着装)、拍了照(临上飞机前拍的“生死离别”留照),我们便于1980年8月22日22时45分,从北京首都机场乘坐中国民航9992号航班,飞越了弯弯曲曲的黄河,鸟瞰了渺茫的戈壁,横跨了绵延的天山,飞进了非洲大地。



飞机深夜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机场降落后,我们分不清南北西东,不知往哪走。队长让我去问问不远处那个身上背枪的大兵。我刚要走上前,他一挥让我退回去,说:“Daxi, Daxi!”我知道他说的是“taxi”。我正在纳闷机场里哪来的出租车,就见开来一辆机场大巴。原来他把这叫“Daxi”。这是我这个翻译第一次在国外用上英语。可是大巴把我们拉到的候机室,而不是中转候机室,害得那个迎接的使馆人员找了半天才找到我们,而且发了好一顿牢骚。他可能不知道,我们都是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幸亏离中转上机还有6个小时,有充分的机动余地。不过,候机室里那五六度的低温(亚的斯亚贝巴的海拔高度高)冷得我们瑟瑟发抖,而队长兜里那仅有的5个英镑外币,也买不起全队人的餐饮,幸好有人带了一些苹果,每人吃了一个顶了过来。在亚的斯亚贝巴我们转乘上埃塞俄比亚航班后不久,飞机便在一个空旷的机场降落了。我一听广播,说是在坦桑乞力马加罗国际机场加油,见舱门已打开,便一个人下了飞机,想看一眼乞力马加罗雪山到底什么样,但马上又听到埃航的空嫂(年龄很大了)喊道:Come on board, we will take off.(登机,



↑ 在乞力马加罗国际机场

要起飞了),这才知道,原来飞机中停加油不准下机。飞机再次起飞不久才最终抵达了目的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

从北半球一飞到这个南纬 $6^{\circ}48'$ 东经 $39^{\circ}17'$ 的“和平之港(斯瓦希里语 Dar es Salaam 之含义)”,我就立马

找不着北了,此后的两年里就只能辨左右前后,再也分不清南北东西。而且从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一下子置身于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高高的椰子树、低低的灌木林、荒原的草地;满目看到的是清一色的黑皮肤:黑人孩子赤足履平地、黑人女子头顶大瓦罐、黑人男子头戴瓜皮帽;满鼻闻到的是一种说不出有多诡异的气味,不像是花香,也不是大海的腥味,就是闻起来令人不舒服。需要在鼻子下抹上点清凉油才能透过气来的那种。这种对异国他乡的陌生感立刻使人萌生了一股幽幽思乡情,顿时领悟了“East or west, home is the best (不管东方是西方,最好的还是家乡)”的含意。



↑ 我的第一张彩色平安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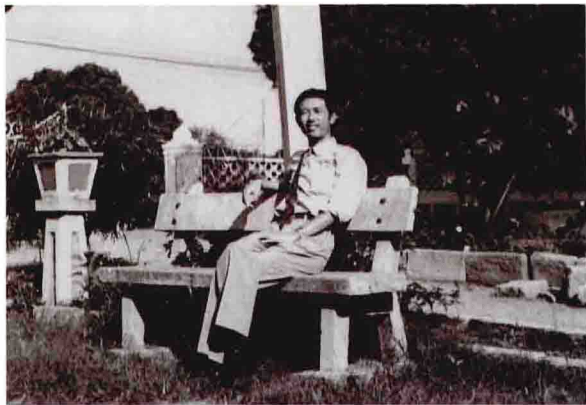
我们先在中国大使馆经代处休整了两天。短短的天里,我们快速实现了“专家”升级。接待站给我们备大餐、喝可乐;队部让我们打领带西服革履,去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达市火车站拍平安抵达照。这张热带风光旖旎、当年风采奕奕的彩照,是寄回家的第一张平安照,也

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张彩色照片。

两天后，十几个小时的时差还未倒过来，我们便分组奔赴各自的医疗点。我和五位医生被分到塔波拉。塔波拉（TABORA），就是坦桑尼亚中部塔波拉省的省府，德国殖民时期曾做过坦桑尼亚的首都。那里既有机场，又有通往首都的火车。尽管机场不大、跑道还是泥土的，火车轨道是窄轨，还是英国殖民时期修筑的，但它的大小仅像旧时的即墨城镇，整个城区既无高楼大厦，也无宽广



马路，路边商铺林立，倒是不失繁华。塔波拉又名“芒果城”，马路两侧是芒果行道树，给行人提供浓浓的林荫，使人并无被热带阳光炙烤之虞；房屋旁边也抬头可见硕大的果树，给人们提供几乎是免费的芒果吃。说几乎是免费的，是因为芒果树不属私人所有，谁都可以采摘，但你若不能爬树，就需花一个先令（约合当时人民币2角钱）雇名小孩子爬到树上为你采满整袋的果实。塔波拉的另一大特点是地势较高、气候凉爽宜人，只要别站在阳光下暴晒，终年无酷热之苦。



↑ 路边屋旁到处是硕大的芒果树



我们的住处是一座好大的铁皮屋，里面间隔出好多房间：多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厨房、两间盥洗室、一间专门储存药品的大储藏室。房子前面有一块很大的菜园地，里面长有香蕉、木瓜和一棵芒果树，但结的果不等我们采摘基本上都让猴子偷吃了。房子后面种植了各种树木花草，经过十几届医疗队的打理，那些花草繁花似锦，树木枝繁叶茂。房后凉台入口的三角梅长得成簇成球，四季梅在凡有土的地方星罗棋布；那棵高大的“圣诞树”和那棵盛开奶白色的花但不知名的树，经常招惹附近居民在过节或喜庆日时前来采剪花瓣和花束。不少医生还从国内捎来花种，用木头药箱培植自己家乡的花卉，用以消遣，打发日子并寄托乡思。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喜欢上摆弄花草的，不是为了陶冶情操而纯粹是为了“killing time（消磨时间）”。闲暇无事便要么修剪那几棵三角梅和那株簇拥的云竹，要么鼓捣移栽那些一年到头开花的四季梅，所以临离开前，在百忙中也不忘在凉台上与那些朝夕相处的花儿留个影。



屋后凉台留影

坦桑尼亚国情

坦桑尼亚的面积有6个山东省大，而人口仅为山东省的1/6，应该说地域广大、人烟稀少。自然条件也很好：土地十分肥沃，植被终年常绿；典型的热带气候，一年只有旱季和雨季，雨季来时夜间下白天晴，庄稼疯长，只要草长不过庄稼，便种什么收什么。据专家考证，若坦桑尼亚这一个国

家的庄稼种好，整个非洲就不会挨饿。但是由于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统治，那时这个国家各个方面都极其落后：全国没有一家冒烟的工厂，挖出的煤炭用不上，堆在那里都快自燃了（是坦桑尼亚英文报纸刊登的消息）；没有自己的工业，连一针一线都没得生产，几乎一切都靠进口；没有什么农业机械可讲，仍凭原始的刀耕火种——旱季用大镰刀把草一割，雨季来临前放火烧荒后洒上种子就任其生长；没有像样的大商场，寥寥几家国营小商店（相当于供销社）还货架空空，街上像样的杂货店铺大都是印巴人的（主要是印度人，还有少数阿拉伯人）开的。我在那里的两年间，日常生活用品几乎没有不缺的：大米、面粉是稀缺物，好像主要是外国救济的；用作主食“乌嘎里”（相当于我们很稠的玉米粥）的玉米面也供不应求；其他像面糖、肥皂、香皂、牙膏之类，只要来了货就立马被抢购一空；轻工业品更是匮乏，连个钢精锅、钢精壶都难买到。我们用的那把烧水壶可真有年岁了，外面黑乎乎的油灰厚厚一层，跑遍全城才高价搞到一把电烧壶。司机想买条自行车内带，排队的人山人海，让我出面挤进去替他买，差一点被维持秩序的警犬抓出来。好像就是可口可乐不紧缺，因为当地人买不起。断电、断水是家常便饭，要时不时得开车去远处拉水吃，下雨时我们不得不接雨水救急。

听说坦桑尼亚人的日子本来挺好的，20 世纪 60 年代末出兵去打乌干达独裁者阿明打穷了，再未翻过身来。从在我们身边服务的三个当地人的家庭情况，就可以看到坦桑尼亚人生活的缩影。

我们住房对面是黑人厨师 Muzi 和清洁工兼守夜官 Kijana 的宿舍。Muzi 和 Kijana 并非他们的真名，坦桑尼亚人的名字很长很难记，这几位就习惯上按年岁起了名字。Muzi 的斯语意思是“老头”，Kijana 的斯语意思是“青年”，还有那位专职司机叫穆罕穆德，则简称他“老穆”。他们都忠心耿耿地为中国医生服务了多年，工作尽职尽责、无可挑剔。

Muzi 已经 70 多岁了，身板仍很硬朗，性格也挺刚强。有一天，早餐稀饭里落了一层小蟑螂，组长刚说了他一句，他就火冒三丈，从那儿以后我们谁也不敢惹他。他不懂英语但会讲点法语，据说曾为西方人做过厨师，能



厨师小女和清洁工的双胞胎女儿

做一手好西餐，烤的面包、蛋糕的确好吃，但做中餐厨艺不是很精。他有位 60 多岁老太太，听说儿女不少，但平日跟前只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他家日子虽然简朴，看来衣食无忧。老太太年年在那与我们相邻的房屋后面种花生，也没见她怎么锄地施肥浇水，可年年收获颇丰。每年收获后她都拿些花生送给我们尝鲜，我们则回赠她些大米。

Kijana 30 岁左右，家境则一贫如洗，一家五口住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土屋，家徒四壁，除了从我们那里搬去的两只木头药箱和

三块石头上支的一口小锅别无他物，睡觉席地而卧，吃饭围锅而坐。一对双胞胎女儿经常到我们处倚门啼哭，不用问是饿了，拿点吃的东西给她们就转身而去。

老穆自称是“international driver（国际司机）”，他曾到泰国开过车。你别说，他开车很懂礼让，从不按喇叭，说按喇叭是对人大不敬；开车技术也很不错，为我们开车十几年就出过一次事故，那还是车的毛病所致。有一次，另一组的医生来我们处旅游时出了车祸，平时需 2 个小时的车程，他不到 1 个小时就赶到现场。别看生活不是很富裕，他很讲体面，做派很绅士，街舞跳得与杰克·约翰逊可有一比。人家早晨必得喝上一杯咖啡，抽烟必须是当地“马头”牌的，连我们中国香烟都不屑一顾。老穆有多位妻子，当地允许男人有四房妻子，但他结来结去到底有几房我们也无从得知。就我的记忆，两年中他向我们申请了不下三次的结婚补助，因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雇员结婚，每次要补助 300 先令。与这几个亲兵亲将友好相处，有了困难我们都慷慨相助。我只去过他家一次，看到满院子是孩子。另外，他经常要我帮他购买玉米面（坦桑尼亚人的主食），往往刚买了一大麻袋不久，就说又吃完了。这也说明他委实家口不少。因为他与中国医生接触最近，自然就成了半个中国通。看到小学生在排练仪仗队，便说：“learn